



文学新观察

中国文学影响遍及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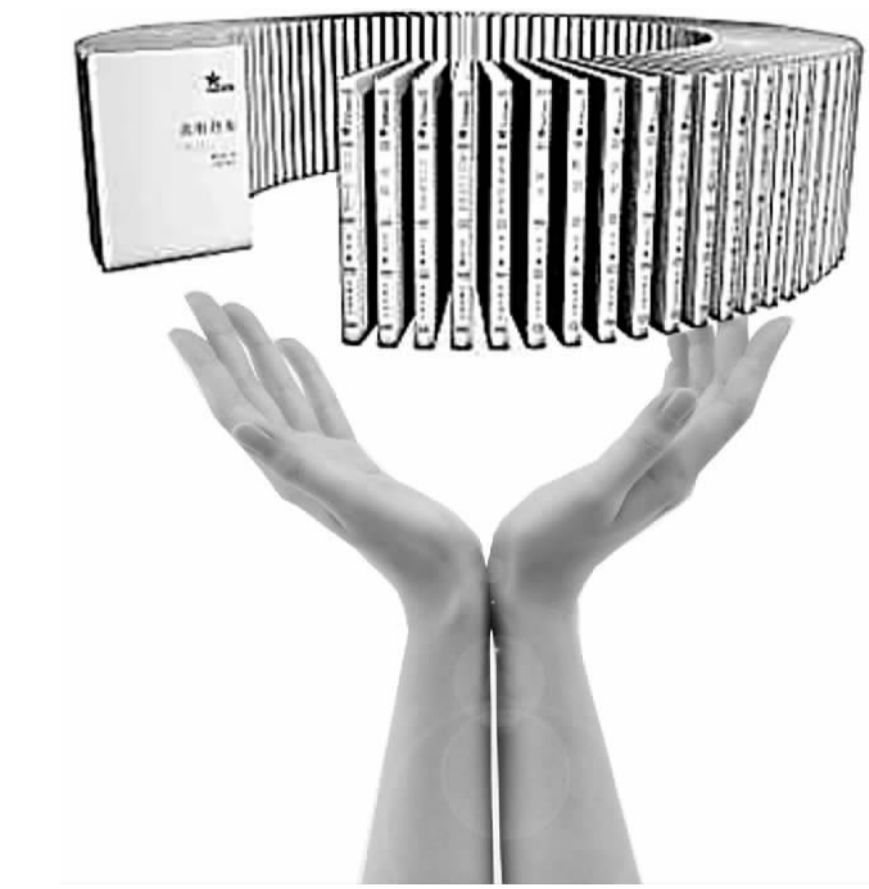
刘大先

前不久，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北大博雅人文论坛演讲时说道：“中国文学自发端以来，直至今日，已经竖起了一座宏伟壮丽的丰碑，成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他指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已经遍及全人类文明，成就是如此显著可见。”他谈到从《论语》、《孙子兵法》、到唐诗宋词，再到《红楼梦》和《西游记》，这些作品让世界逐渐认识了中国的文化，也启发了许多西方的文人。他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老舍，“在我们这个时代读者的眼中，中国将脱离它的陌生性，它的怪异性，它那鲜明的异域情调”。他认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正是如此跨越了国界，成为全球流动、扩散的文化洋流中的重要一支。

勒克莱齐奥对老舍作了一番别出心裁的解读，中间当然不免有跨文化误解的成分——比如他认为老舍是他那个年代最重要的中国思想家——但这其实是文化交流中的创造性误读常态，从另一方面倒是提示了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像盘旋曲折的隐秘河流一样，有时候浪花喧腾，有时候沉入暗涌，又在某个时刻突然喷出清新的泉流，即便细若游丝，也从未未曾断绝。

中国文学影响西方渐进的趋势

中国文学对于亚洲周边国家如越南、日本、韩国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在各自独立为民族国家之前原先就属于中文文化圈。即以西方而言，张汉行曾经梳理过，在贺拉斯的诗中，中国是从树上剪下金羊毛的神秘国度；这种神秘在时间中绵延，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中国热”，形成18世纪的“浪漫汉学”。对中国的良好感情波及到伏尔泰、歌德、莱布尼茨，在柯尔律治、克洛岱尔、卡夫卡的笔下化为题材，在泰戈尔、罗素、圣琼佩斯、亨利·米诺直至聂鲁达的身上则化为访问中国的行动。但我们应该明白，他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自我的认知。前现代时期，中国的人文典籍传递给西方的是可汗的大陆、孔夫子的理想中华帝国形象，这是西方对于富庶强大东方的向往。随着现代性的兴起，在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殖民文化表述中，中国逐渐成为进化论中的“停滞的帝国”，际此中国文学在选择性的传播中，成为西方文学中活跃文本的调味料和带有异域风情意味的元素。其影响之深远，甚至在那些对中国充满兴趣甚至直接以中国为题材的现代作家那里，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或者博尔赫斯《长城与书》《漆手杖》那里，中国是个神秘而具有象征意味的所在，《道德经》、《红楼梦》《聊斋志异》这样作品的译本



提供给他们的是想象异域的门径。

这是一个渐进的趋势。从事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赵毅衡曾经将现代中西文化交流比喻为一个“单行道”，即在很大程度上，中西文学的交流是不平等的，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一直走在“以夷为师”、“以俄为师”以及“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基本上是西方单向度向中国输入各种文学流派、技巧、观念。随着全球性经贸往来、社会活动、资讯传播的增多与交通、媒介的发展，中国文学之于世界的影响也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尤其是当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上的影响力权重也在提升。那条隐秘的河流经过短暂的遮蔽，重新开始波涛汹涌。当然，东方主义式想象的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并且扩及于大众文化之中，比如近期的好莱坞电影《灰姑娘》中还出现了中国元素——子虚乌有的福建来的美美公主。但无论效果如何，都说明中国文化与文学已经不容忽视乃至不由分说地进入到世界视野之中。

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三大贡献

如果要归纳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意象与语言。往远处说，20世纪初象征主义文学有一个分支意象派诗歌，埃兹拉·庞德据说就是从唐诗得到灵感给这个流派进行了命名。意象派从《易经》《庄子》《诗经》《离骚》《文心雕龙》《诗品》及唐宋诗词汲取营养，融合主观情于客观事物之中，影响及于俄、英，直到1960年代，出现了卡尔·夏皮罗、约翰·马尔科姆等意象派和詹姆斯·赖特、路易斯·辛普森等深度意象派诗人。通俗文学中的陈查理探案小说里的主人公满口“之乎者也”俏皮话，虽然是地道的哈佛毕业生毕格斯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胎记，甚至创造出了英语中原本没有的一些表达中国事物的词语。近一点的，则是屡获大奖的哈金，作为一个在中国受教育、去美国以第二语言写作的诗人以小说家，他在诗集《词海》、小说《等待》中的“中式色彩英语”，反而成就了一种“陌生化”的美学风格。其次是文化、民俗、宗教和风俗。1958年，荷兰

汉学家高罗佩和妻子水世芳（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外孙女）去希腊旅游时，联想起在东京买到一架明代中国漆屏风，创作出小说《四漆屏》，成为他后来《狄仁杰断案全集》系列小说的开始。这系列小说多取材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中，则更为突出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幽微渊藪。汤亭亭的《女勇士》重写了花木兰的故事，《美猴王》则是对《西游记》的致敬。邝丽莎的《雪花秘扇》则是以湖南江永的女书为题材，书写了两代女人的情感纠葛。任碧莲的《地道美国人》、《俏太太》等作品，书写中国移民在美国文化中的震惊效应和认同的转变，更具家庭、身份、代际和种族的现实色彩。

第三是思想与精神。这种价值观层面的辐射，更多还是体现在古典文学经典里的那些体现情义、禅道和中和之美方面的内容。比如寒山诗歌在日本就有长达几个世纪的普遍接受。20世纪50年代寒山诗引入美国之后，更是直接影响到加里·斯奈德等所谓“垮掉的一代”诗人的运思方式。1968年遍及欧美的青年抗议运动文化中，中国革命文学在欧洲激进学生那里也得到了响应，如今已是法国哲学大咖的巴迪欧就从毛泽东诗词和著作中汲取了巨大的养分。

就像比较文学学者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所说，文学也有其中心和边缘，欧美如今依然是文学和价值输出的重镇，而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中有一定影响的如莫言、麦家、余华、阎连科，《三体》《狼图腾》等，为数不多，对于西方主流价值观并没有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应该说，在文化交流中，修辞、技巧、美学、民俗事象等方面的传播与接受固然重要，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价值和观念的影响上，它们才真正体现了文学入人心深、动人心魄的持久魅力。就这点而言，中国文学对于世界整体文学的影响尚且路漫漫其修远，需要作家、译者、批评家、媒体的共同努力。



的期刊出了德文版，是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非常重要的一步，作者都是中国重要的有实力有成就的作家。德语文学从海涅、歌德到君特·格拉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深远影响，而德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还是相当有限的。希望德语读者能够通过通过这些作品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能够欣赏到中国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

德语文学专家韩瑞祥表示，长期以来，在中德文学交流中，中国文学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引入多，输出少。《人民文学》德文版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德语国家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中国文学非常接地气，强调文学来源于生活，与生活关系很紧密。通过文学作品，可以把当今中国生活介绍到德语国家去。

中国文学步入歌德故乡

——《人民文学》德文版面世

杨 鸥

一次直接的、有趣的对话。”参与《人民文学》德文版编选的作家邱华栋说。

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郝志强在致辞中说，德国读者对中国作家表达的想法十分好奇，随着法兰克福书展等途径的推广，这种好奇会逐渐得到满足。首期《人民文学》德文版中的作品描绘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景象，是很好的文学体验，内容精彩，设计精致。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阎晶明说，中国文学界最重要

“《人民文学》德文版面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以集束方式向德国读者推介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日前在德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人民文学》德文版《LEUCHT-SPUR》研讨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表示。此前，《人民文学》已经推出英文版、法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今年推出德文版、俄文版、日文版，明年将推出西班牙文版、韩文版和瑞典文版等。正如《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主任、作家徐则臣所说：“我们希望把最好的中国文学呈现给世界。”

新面世的《人民文学》德文版以思想为主题，选择了韩少功、王小妮、吴玄、陈继明、陈河、薛忆沩、李浩、张慧雯、李琦、林白等18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够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和德国当代文学

王维《汉江临泛》赏析

钟振振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陕西宁强县，流经陕西、湖北，至武汉市汉口汇入长江。临泛，谓乘舟游览。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王维因公务南下，途经襄阳（今属湖北），放舟游汉江，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山水诗名篇。

首联先说汉江襄阳段所在地域，即长江中游总的地理形势。楚塞，泛指长江中游的关隘。这里春秋战国时期是楚

国的腹地，故称。湘水合漓水称漓湘，合蒸水称蒸湘，合澧水称澧湘，总称三湘，泛指今湖南之地。荆门，山名，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长江南岸。九派，指长江的众多支流。晋郭璞《江赋》曰：“流九派于浮阳。”溇阳，今江西九江。这两句是说，长江中游南接今湖南，东贯今江西。三湘九派，视野宏通，大处着眼，先声夺人。

颔联收拢笔墨，专写汉江。江流浩淼，似远出天地之外；烟水迷离，遥山若隐若现，似有还无。上句雄浑，下句淡远，混沌一气，笔力千钧而丝毫不见用力的痕迹，非大手笔不能为，是千古山水诗中不可多得的佳句。

颈联拍到“临泛”。襄阳城仿佛漂浮在前方，这正是泛舟于江心时的视角；远空似被波浪撼动，这正是人随扁舟出没于江涛中所产生的错觉。两句写“泛”字极为精切。“郡邑”“前浦”，“波澜”“远空”，画家写生之笔尚能为之；加以“浮”“动”二字，则画笔技穷，唯诗人传神之笔方能为之了。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王维诗中更有画所不能到之境界！

尾联宕开，不再拘泥于题目，但仍是汉江临泛的余波：汉江之游，非常愉快。当此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不妨在襄阳稍作停留，与东道主畅饮一番。“山翁”，西晋征南将军山简。他镇守襄阳

时，常到当地豪族习家的园池去游玩，喝酒喝到酩酊大醉（事见《晋书·山简传》）。如作现实主义的解读，“山翁”或指当时襄阳的地方长官。如作浪漫主义的解读，也可直截了当地说诗人想与山简把酒言欢。王维、山简，相去四百数十年，绝无共饮之可能，故“留醉”云云，不过是敬仰先贤、愿与古人为友之意。笔者比较倾向于自创的后一解说。因为，如果“山翁”确指当时地方长官的话，按道理在诗题中应有所提及。



散文

雁去雁回

叶延滨

“看见过在天上高飞的大雁吗？”“哦，好久都没见到了，它们飞哪儿去了？”大雁就在这样的对话后，远离了我们的目光，甚至远离了我们的记忆。大雁在天上飞过的时候，一定是蓝蓝的天，云朵在天上飘着。那云有边有形，形状像舞者一样变化。现在天上的云常常分不出样子，叫鸟还叫鸟，这样的天气没见过大雁飞。飞在天上，排成队列，像航空展上的飞行表演队，一会儿拉成长长一线，一会儿变成大写字。怕你看不到，还高亢地鸣叫，可谱曲“雁南飞”。这是一首关于天空与大地，关于飞翔与梦，关于远方与爱的长调。一定要长，因为每年两次飞行，从南到北，翅膀驮来夏天；从北向南，身后跟着严寒。大雁是候鸟，就是要回家的鸟，会返航的鸟，让我们抬头望着它的时候，想家，想回去，想心上挂念的人儿。好久没有看见大雁在天上飞过了，大雁一定还在飞。悄悄地南下，又悄悄地北上，也许在悄然高飞的雁阵中，有一只是我。应该有我，一生中应该像大雁那样飞翔，哪怕只一次，变成一只雁。像此刻的我，在高天际间，望着我在地上的身影，还有旧时熟悉的风景……

……风景从云朵中冒出来，像照片从显影液里捞出来，渐次有了轮廓，有了色彩。那是四川内江的一座小山丘，那里有一排新盖的房子。外墙用黄泥掺上麦草屑，还没有干透，散着土地的气味。屋内的墙上抹着白灰，白灰也没有干透，一碰就沾上白泥。我记忆中的家，刚建成的人民政府的机关宿舍。房门上挂着锁。“南下老干部不在家，下乡去了。”其实母亲那时不老，才过三十。啊，我的保姆把我带到她自己的家，江边石板小道，矮墙上爬满瓜秧，是哪道门呢？“你找谁？”“我的保姆家。”“她姓什么？”忘了，忘却的云遮住了这江畔的老街……

……这是大凉山的西昌坝子。美丽的高原盆地，盆地的一半装了半盆水，有个大名叨耶海。这地方的人把湖泊叫海子，没见过大海不是他们的错，山里人好多年都不长翅膀了。海子西北角是西昌城，城的西北角有座教堂，洋教士100年前来过，留下了这座教堂。中式砖墙木窗。窄窄的身材，高高的个头，教堂的房子也是高个子。记得头一次进这间大房子，觉得奇怪，大房子前后距离长，左右墙却快挤在一起，屋顶很高，空荡荡的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知道那叫歌特式，那空旷的穹窿应该画满圣经的故事。这是我的高中，有个男孩在那屋檐下低头看一本书。“你看什么书？”《战争与和平》你不上大学了？”这不是邹先明老师吗？他在值日，在寝室查房时从我床头下抽出这本书。两个画面后现代式地叠在了一起，云彩的马赛克遮住这片天地……

……像波浪一样起伏的山岗，黄澄澄的波浪间有绿色的沟涧。朝着我扬起头叫的白狗，不就是达尔文吗？原先人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达尔文破了这黄历，小狗崽老往鸡窝里钻。大公鸡高尔基也厚道，让它在自家窝里过夜。直到达尔文长大了，钻不进，才鸡犬相望，互敬互爱。小黑猪在食槽里拱食，吃得真欢。它也有大名，叫黑格尔。黑格尔的身材长得好，油光水亮。我们喂养它，不为吃肉，想叫村里的老乡羡慕嫉妒恨：“学生娃们的猪崽养得这么膘肥体壮，哟哟吃得真好！”正看得入迷，刺眼的一束光。不好，有偷猎者，赶紧跟上雁阵，穿入身旁飘来的那团云彩……

……一路上俯瞰大地，总会隐隐绰绰在眼前飘过一些熟悉的身影。这是北京东四的一条胡同大杂院，诗人张志民的家。我上大学时常去打扰先生。先生很高兴地笑着说：“刚从法院回来，不是我的事，是让我当人民陪审员，给胡风先生重审平反……”多少年了，这笑脸这么清晰。这是东总布胡同严文井伯伯的家，严先生与在东北日报的我父亲是同事，所以我在京读书期间少不了去蹭饭。饭桌边的墙上有一幅黄永玉新画的荷花，没装裱，随便用4枚图钉钉上墙。“严伯伯，前几天在画廊看见一幅和你差不多，8000元哪！”严伯伯笑了：“能那么贵！比我一年工资还多？”摇摇头，接着吃饭。啊，都看到的还是笑脸，人一生留下的还是笑脸让人难忘。笑脸就像镶着阳光金边的云彩，那金边彩云是老天爷在笑……

看到这里，我的朋友，你说，你不是在雁阵中飞，也没有从高空俯瞰这一切。是啊，像大雁一样飞翔的是我的灵魂，笔是让我的灵魂一次次飞翔的翅膀。我不是一展翅就万里的大鹏，也不是黏在天上的金雕，我不会絮絮叨叨长篇大论地占有你的时间。我爱写一些短小的文字，就像在你回头看我时候，给你一个真诚亲切而会心的笑脸。



中华诗词朗诵演唱会走进农村

由中华诗词研究院、北京海淀区文联、北京朗诵艺术团联合主办的“雅韵山河”中华诗词朗诵演唱会日前在北京海淀区上庄镇常乐村举行。殷之光、冯福生等朗诵艺术家朗诵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李白的《静夜思》、习近平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等诗词作品，受到村民们的欢迎。近年来，中华诗词研究院致力于推动优秀诗词走进部队、学校、农村、社区，传播诗词文化，取得良好效果。